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兩花香 第二□九種 枉貪賊 現剝皮

官若貪賊，自必壞法徇私，縱惡屠善。此等貨財，欲自享受，欲遺子孫，予恐上天雖容，利未沾而害已隨。觀剝皮之事，即現在之前車也。

上司受下司之饋送，以為無礙當收。殊不知，屬官誰肯動解己囊，不過仍剝民之膏脂以進獻，是明教屬官貪污害人。雖欲下司之清正，何可得哉？觀某院之取縣饋，即現在之前車也。

官之貪賊，不得安享，反致害災；盜之劫財，不得安享，反致斬首。層層果報，閱之凜然。此事不列貪官姓名，因彼現有親族，不欲揚人之短。觀者勿疑予造言非實也。

順治年間，江都具有一縣官，年老已過六□，履歷只開五□一歲，白鬚用藥烏黑。這縣官並不顧聲名，又不望高升，一心專要多賺銀子，回家養老貽後。所以每事不論大小，不問有理無理。若銀子到手，無理也是有理；沒銀子送來，有理也是無理。板子、夾棍，都是他賺錢的傢伙，真個連地皮都剝去了。

因他又貪又酷，合縣的百姓都恨不得活剝了他的皮，所以起他一個渾名，叫做「現剝皮」。每日，縣前人遇著，問道：「剝皮可曾發梆？」「剝皮可曾坐堂？」「剝皮可曾出門？」「剝皮可曾回衙？」如此不到半年，喪心的銀子積有七、八千兩，也不知冤屈了多少事，也不知坑陷了多少人，真是怨聲遍地。

忽一日，內衙拆公文，拆出一封撫院到縣官的密札。縣官急忙拆開一看，上寫著：

本都院查該縣到任，方始半年，物議沸騰，民心叢怨。偏聽左右，則濫繫無辜，權歸胥役，則事多寢擱，賄賂公行，官箴大壞。昏庸如此，萬民湯火，應即參拿，姑寬論飭。該縣自今日為始，即速洗剔肺腸，痛改前非。若或仍前迷混，雖欲歸老首丘，豈可得乎？勿謂本院言之不預也！慎之毋忽。

縣官看完，大驚無措。隨即喚兒子商議道：「上憲對此嚴切，我當設湊銀子，藉以目下四月，時屆奏銷，親往蘇州呈送院台，求他護庇。倘收了我的財物，便放心了。不然，恐縣官難保。」主意定了，便帶銀二千餘兩，到了院前，投手本候見，三日俱不傳會。

這剝皮心慌，又另備了厚禮，謁送吳縣與撫院最厚的某鄉宦，將銀轉送。先送一千兩、加至三千兩纔允。帶去的銀子不夠，又重利在蘇借湊送繳，方纔收下，方纔傳縣官面會。撫院吩咐道：「該縣回去，大要改過自新，本院另眼青目。」剝皮連聲應暗，薛回寓，方纔歡喜放心。

正辦著往某鄉宦家謝勞，並往院前稟辭回縣。忽見自己兩個家人，自揚州連夜趕到，急報導：「大不好了！自老爺公出往蘇，第二夜更深時，忽有一乘大轎，由人擡著，跟隨六個大漢，都是廣紗袍套，裝束整齊，口稱自北京來的某部某大老爺面會。彼時回答：『老爺往蘇公幹。』」彼即急說道：『知縣既然公出，這是緊急的事，就請公子面說。』公子聽見，即走出內廳迎接。這大轎擡進宅門，有一官走出轎來，拉緊公子。那六個大漢，連轎夫共□人，各俱拔出利刀，放在相公喉下道：『我們好漢，久知你父貪得銀多，快快拿出買命銀子來，饒你性命，少遲一刻，即送殘生。』大相公嚇得魂飛體顫，直說道：『只有正項官銀六千餘兩，現在內署某處。』來漢手拉緊不放，道：『無論官銀、私銀，快著人擡出來。』大相公要活命，只得急喚取出，逐封盡數都裝入來的大轎內，仍著原擡的四人擡著，跟的六個大漢，同坐轎的大漢，拉住大相公手臂送出縣。又要令箭一枝，說有急事，叫開城門，押著大相公擡上船。行二里遠，纔放回衙。如今只求老爺火速回去商議緝拿。」

剝皮聽完，將腳連跳上幾跳，即刻鮮血滿口噴出，暈倒在地。因年紀衰老，聽報此事，怎不傷心痛切？連忙醫救，不省人事，湯水不下，未到半日，死於旅邪。連忙呈報吳縣申院委員印署。家人不曾帶得多銀，因天氣炎暑，急買平常薄棺，收殮停寓。眾役聽見本官已死，都各星散回縣。

府尊聞知，星飛傳齊內丁、各皂快，齊往縣署。先將公子家屬鎖拿送獄，又差多人親往署內搜查衣物，俱入賬內。一面查盤倉庫，已經侵空八千餘兩，倉穀二千餘石。府尊著慌，隨即通詳上司，具題究追。行下文來，著將公子家屬嚴比還項。

起先，拆揭完繳。未幾，毫無完納。怨恨的多，稟後縣官，竟逐限比較，打了許多板子，坐了半年牢獄。公子無處拆變，思想撫院曾白得了幾千兩，因著人往蘇告助。回報：「撫院因貪賊，科道參拿，赴京治罪。」公子憂哭不已。

府縣追比無出，因他是紹興人，請詳發原籍查追，鎖押公子家人起解。路過丹徒縣，正值冬前決人。這公子擠看，斬的一起大盜，正是當日劫縣的□個人。原來劫去的銀，被捕役路上拿獲，審實擬斬，監候處決，贓銀入庫充餉。

公子恐怕累害，不敢出認，行到本處，又送獄比追。公子羞見江東父老，憂鬱死於獄底。只看貪官自己如此慘死，後代又如此慘死，可不戒哉！